

帝京依旧，谁的眼神搅动风云，旧恨深藏。

她怀暗刃，束长发，于阴诡朝堂政敌窥伺之中步步崛起。

他逐白鹿，覆金鼎，做一场几近无望却不肯放弃的追逐。

爱情是烙在肌肤上的印，灼着翻生覆死的痛，散着心事悠长的烟。

凰权

3

天下归元

TIANNIAGUIYUAN
WORKS

作品

HUANG
QUAN





凰权

HUANG
QUAN

3

天下归元·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凰权：全4册/天下归元著. —南京：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99-5964-1

I. ①凰…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6968号

- 书 名 凰 权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李文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1258千字
印 张 84.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964-1
定 价 120.00元(全四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卷一 忆帝京

- | | | | | | |
|-------|-----------|-----|-------|----------|-----|
| 第一章 | 我手脏 | 3 | 第二十六章 | 黄雀在后 | 111 |
| 第二章 | 杀人需要理由吗? | 6 | 第二十七章 | 我和你, 从此敌 | 118 |
| 第三章 | 都是馒头惹的祸 | 10 | 第二十八章 | 你是谁 | 121 |
| 第四章 | 一巴掌的利息 | 15 | 第二十九章 | 红粉局 | 124 |
| 第五章 | 何当把酒孤桥上 | 19 | 第三十章 | 吻 | 129 |
| 第六章 | 新番龟奴 | 23 | 第三十一章 | 锋芒毕露 | 133 |
| 第七章 | 请允我偷看 | 28 | 第三十二章 | 孺慕 | 139 |
| 第八章 | 是你强暴我 | 32 | 第三十三章 | 依靠 | 142 |
| 第九章 | 板砖事件 | 35 | 第三十四章 | 拦车骚扰 | 145 |
| 第十章 | 楚王宁奔 | 39 | 第三十五章 | 各怀心思 | 150 |
| 第十一章 | 大侠你大胆地跟我走 | 44 | 第三十六章 | 旖旎如毒 | 156 |
| 第十二章 | 咱们谁跟谁? | 47 | 第三十七章 | 叩阊 | 160 |
| 第十三章 | 青溟书院 | 51 | 第三十八章 | 征服 | 168 |
| 第十四章 | 夜来香 | 56 | 第三十九章 | 胡桃凶猛 | 178 |
| 第十五章 | 对对狐 | 58 | 第四十章 | 狂雨梨花相遇时 | 188 |
| 第十六章 | 大闹书院 | 63 | 第四十一章 | 春色无边 | 199 |
| 第十七章 | 酒不醉人人自醉 | 69 | 第四十二章 | 选妃 | 210 |
| 第十八章 | 夜逢 | 74 | 第四十三章 | 论情 | 220 |
| 第十九章 | 交锋 | 78 | 第四十四章 | 给我赔礼 | 231 |
| 第二十章 | 多谢招待 | 82 | 第四十五章 | 最是那一咬的温柔 | 244 |
| 第二十一章 | 国士无双 | 86 | 第四十六章 | 非你不娶 | 256 |
| 第二十二章 | 约定 | 92 | 第四十七章 | 灌酒 | 265 |
| 第二十三章 | 斗 | 98 | 第四十八章 | 患难与共 | 275 |
| 第二十四章 | 连环局 | 102 | 第四十九章 | 旖旎 | 287 |
| 第二十五章 | 谈判 | 108 | 第五十章 | 生死相依 | 298 |
| | | | 第五十一章 | 求欢 | 309 |



第五十二章	在乎	319	第十三章	生死相托	552
第五十三章	惊变	329	第十四章	你来我往	563
第五十四章	送妾	340	第十五章	惊心试探	574
第五十五章	侍候	351	第十六章	烙印	582
第五十六章	赐妾	361	第十七章	相遇	593
第五十七章	围困	373	第十八章	险地之吻	603
第五十八章	此刻温情	384	第十九章	出轨	612
第五十九章	爱之阔大	394	第二十章	除夕之夜	617
第六十章	谜局	405	第二十一章	倾城之救	626
第六十一章	纸短情长	411	第二十二章	城头变幻大王弓	634
第六十二章	帝京七日	422	番外	一处心思古今同	647
第六十三章	深雪	437			

卷二 归塞北

第一章	大妃	449
第二章	必须汹涌	459
第三章	帝京信来	471
第四章	鞭刑	483
第五章	在这里等你	491
第六章	陷害	500
第七章	生死由我不由天	506
第八章	活佛	515
第九章	重回	520
第十章	回归	530
第十一章	立威	534
第十二章	山雨将来	541



卷三 殿前欢

- | | | | | | |
|-------|---------|-----|-------|-------|-----|
| 第一章 | 从头再来 | 655 | 第二十六章 | 女人三段论 | 867 |
| 第二章 | 对酌 | 666 | 第二十七章 | 寻欢 | 875 |
| 第三章 | 设陷 | 676 | 第二十八章 | 八卦记录 | 883 |
| 第四章 | 生死之交 | 688 | 第二十九章 | 火凤 | 891 |
| 第五章 | 静夜听箫 | 700 | 第三十章 | 故人重来 | 899 |
| 第六章 | 佛也有火 | 709 | 第三十一章 | 我介意! | 907 |
| 第七章 | 怒抽 | 718 | 第三十二章 | 八卦阅览记 | 915 |
| 第八章 | 翻盘 | 725 | 第三十三章 | 秘闻 | 924 |
| 第九章 | 春夜如许 | 732 | 第三十四章 | 割舍 | 931 |
| 第十章 | 春色 | 739 | 第三十五章 | 情缠 | 941 |
| 第十一章 | 一枝红杏上墙来 | 745 | 第三十六章 | 情斗 | 948 |
| 第十二章 | 该谁负责 | 758 | 第三十七章 | 月满团圆 | 957 |
| 第十三章 | 桃花 | 765 | 第三十八章 | 杀宫 | 969 |
| 第十四章 | 这样爱过 | 774 | 第三十九章 | 女皇 | 981 |
| 第十五章 | 河西隔壁的母狮 | 781 | | | |
| 第十六章 | 温泉水滑洗凝脂 | 787 | | | |
| 第十七章 | 风流 | 794 | | | |
| 第十八章 | 相携 | 802 | | | |
| 第十九章 | 反击 | 809 | | | |
| 第二十章 | 此间少年 | 818 | | | |
| 第二十一章 | 泛舟 | 826 | | | |
| 第二十二章 | 三人之局 | 833 | | | |
| 第二十三章 | 心有灵犀 | 841 | | | |
| 第二十四章 | 心意 | 848 | | | |
| 第二十五章 | 这样一个我 | 858 | | | |



第四十章 离	995	第二十四章 纠缠如鸩	1214
卷四 朝天子		第二十五章 身世如谜	1224
第一章 淡月梨花	1007	第二十六章 真假公主	1233
第二章 星月神话	1012	第二十七章 天命博弈	1242
第三章 木瓜好礼	1019	第二十八章 分土裂疆	1254
第四章 这么近，那么远	1028	第二十九章 似是故人来	1263
第五章 倾江	1036	第三十章 皇城之巅	1270
第六章 乘虚而入	1043	第三十一章 江山如梦	1283
第七章 针锋相对	1051	尾 声	1293
第八章 求婚	1059	番外 彼岸如花	1295
第九章 做媒	1067	总 章 大成之亡	1318
第十章 出手	1074		
第十一章 爱恨如狱	1084		
第十二章 白月光	1097		
第十三章 合谋	1105		
第十四章 百密一疏	1113		
第十五章 我的大妃	1119		
第十六章 黄金台上一席酒	1133		
第十七章 复仇之血	1145		
第十八章 袭心	1154		
第十九章 旧情	1166		
第二十章 恩仇	1173		
第二十一章 纳妃	1185		
第二十二章 风起	1195		
第二十三章 断发	1204		

卷三
殿前欢



第一章
从头再来

深红朝阳里，十丈城楼上落下的人似一叶草，摇荡在雪野之上。

万众仰首，因这瞬息城头变幻，忘记呼吸。

堞垛粉碎的那一刻，青色砖雾腾起，遮没视线，砖雾里探出一只手，闪电般一抓。
抓在空处。

隐约一声裂帛声响，一片顺滑如流水的衣角飘落。

城墙上，晋思羽怔怔而立。

他的手僵在那空处，抓着一片虚无。

心似乎也坠进了冰冷的虚无。

半晌他缓慢地一缩，自己都似乎听见了僵硬骨节摩擦的咯咯声。

凤知微如愿以偿地落了下去。

她所在的位置，下面是近卫营，万千长矛直竖而起，落上去便是一个血筛子。

她最后清醒的意识，是自己在轻盈地飞，急速坠落的风声里，往事如流水滔滔而过。

突然便觉得很宁静。

刷、刷、刷。

天盛军阵中掠起好几条人影，都张开双臂迎向下落的女子，希望用自己的臂弯接住她，或者宁可做了她的肉垫。

却有一条人影，踩过人头，快过流光。

那条黄色人影暴起于仰头傻傻看向城楼近卫营中，飓风般卷过所有人头顶，用一生最快的速度飞射而起，迎上凤知微。

“拦住他！”

城楼上吼声暴怒。

醒悟过来的近卫营纷纷拉弓射箭，奈何那人远在众人脑袋之上，而姚扬宇又带着骑兵们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

宗宸有些忧心地抬头看着那条黄影，顾南衣接到凤知微容易，接到后顺利落下却很难，城楼坠落的巨大冲力好比十位高手齐齐当胸出掌，一旦承受不住落入近卫营，后果不堪设想。

黄影飞纵，半空中已经触及凤知微垂落的手，手指相触，顾南衣突然拈指一甩，横臂一抡，一股巧劲将凤知微下落的身形平平地推飞了出去。

直落瞬间变成斜飞，凤知微飞下的方向已经落向近卫营之外。

赫连铮、宁弈同时暴起，后者位置虽然远些，却比扛着大刀的赫连铮要轻盈，两人几乎同时接住了凤知微，一个揽住了她的肩，一个抱住了她的腿。

两人半空中还来得及对视一眼，各自冷哼，在凤知微身子底下似乎各做了个动作，随即一声闷响，两人肩头都晃了晃。

那边顾南衣半空全力推出凤知微，巨大的冲力顿时全部由他一人承受，闷哼一声唇角已经溢出鲜血，悬空里一口真气用完，身形直线坠落。

赫连铮一回头看见，大惊之下立即放开凤知微奔过去要救，但隔得太远哪里来得及。

好在还有个宗宸，顾南衣刚接到凤知微他便飞身而起，计算着顾南衣落下的位置立即撒出一把灰雾，灰雾散开之际四面的近卫营士兵齐齐软倒，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砰的一声，顾南衣正落在这些肉垫上。

宗宸立即踩着肉垫抱起顾南衣后奔出，没被软倒的近卫营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宗宸已经到了对面，赫连铮正好迎上来，大喜道：“你有这么灵光的药，为什么不拿出来到处撒一撒？咱们仗也就不必打了。”

宗宸没好气地白他一眼——你以为这是草原的糍粑酥油茶里的芝麻？这一把便撒掉了他十年的珍藏，肉痛得很，都只为了凤知微和顾南衣。

宗宸现在可没空和赫连铮斗嘴，赶紧先看看顾南衣，还好，落下时他护住了心脉，只是受了点内伤，现在和凤知微一样，因为城楼太高导致的冲力，暂时晕过去了。

抬头向城楼上望去，破碎堞垛旁，安字大旗下，那人脸色铁青，死死盯着坍塌的堞垛，像看着一个骤然破碎在眼前的梦。

赫连铮笑眯眯地看着晋思羽，对着他挑衅地做了个挽弓的姿势。

城墙上晋思羽的手，险些将墙砖捏碎。

宁弈一直默默地抱着凤知微，低头凝视她一抹冷笑尚未散去的容颜，手指微微颤动，似乎想要去抚摸，却最终停住。

相隔一年，第一次真正如此之近地拥她在怀，感受到睽违已久的真实的她的存在，他突然觉得欢欣得连心都在颤抖。

有些幸运竟不敢一次要得太多，怕损了一生的福，只这么拥着，便觉得已经很好，很好。

他的手指停在她的颊边，替她理去鬓边一缕乱发，随即缓缓站起，冷声道：

“战！”

长熙十五年正月初一，天盛和大越继白头崖之战后，再次在边境浦城大战一场。

那是一场混战，天盛骑兵营包围着浦城近卫营，大越主营包围着天盛骑兵营，然而边境天盛又派出骑兵，袭杀向大越主营，大家都在腹背受敌，一场仗打得昏天暗地。

天盛本来抢占了先机，但南地士兵不耐久寒，宁弈不欲和晋思羽纠缠到底，一路且战且退却丝毫不失分寸，最终双方在原先边境和平友好分手，大越军队一直跟到了边境大营附近却无可奈何，就和礼送他们出境似的。

战后清点下来，还是天盛这边小胜，晋思羽却也不吃亏，他居然还是采纳了凤知微的建议，在递交朝廷的军报上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宁弈从容退走说成是铩羽而归，并说敌军

连夜偷袭越军主营，然主营时刻防范森严而未有损云云。

天盛这边管不着大越的花招，只顾着自己欢喜——他们的魏副将没死，回来了！

天盛大营弥漫着欢喜的气氛，人人面带笑容，尤其是姚扬宇那几个。领了六十军棍的姚扬宇，从刑凳上爬下来，捂着屁股就笑，让人疑惑这是不是又是个刘源第二。

主帐内气氛却要差些，因为凤知微还没醒，因为宗宸从凤知微那倒霉孩子体内又测出一种奇毒。

奇毒出现，原先担心的毒人却没有发生，到此时宗宸也明白了，凤知微坚持回去和晋思羽谈判，是选择将自己的毒人之毒，化成了只对她自己有伤害的内毒。

赫连铮知道这事后，第一个跳起来大骂，毒人又怎样？大家小心些就是了，何必做这种选择？顾南衣则一直坐在床边握着凤知微的手，没日没夜地看着她，像是生怕一眨眼，又把这家伙搞丢了，或者又被这家伙给丢下了，他嫌赫连铮吵，影响他看护他家知微，一脚将赫连大王踢了出去。

赫连铮在泥灰地里打了个滚儿，听见从不主动发表对他人看法的顾南衣，干巴巴地道：“这才是她。”

赫连铮坐在地上，抓着头发左思右想，最后叹了口气。

是啊，这才是她。

凤知微体内那种奇毒，是因为是从蛊毒转化而来，对那蛊毒还不够了解的宗宸自然一时也没能找出解法。这日又在帐篷里苦思，忽然一个家伙大步生风进来，不用抬头就知道走路这么有劲的只有赫连铮。

大王左佩刀右背剑，抓着个小包大步走来，他最近不再用鞭子了，至于原因，没有人知道。

赫连铮将那小包往宗宸面前一递，喜气洋洋地道：“老宗，我差点都忘记了，那天我回去找春荣，无意中在淬雪斋后墙下挖出了这个东西。”

宗宸打开，看见那东西，顿时眼睛一亮，一拍赫连铮肩膀，“好！很好！多谢你赫连兄弟！”

赫连铮揉着肩膀咧嘴笑，目光发亮地问：“解药没问题了吧？”

宗宸摇头，赫连铮一怔，亮闪闪的目光立即暗下去。

“是这样的。”宗宸看了心有不忍，连忙道，“这是蛊引，想必晋思羽培育双生蛊的时候，给它喂食过这个，如今我可以根据剩下的这些指甲上留有的蛊的毒液和气息来寻找解法，比一点头绪都没有要好上很多，要是当时那个小罐带出来就好了，也许可以观察得更清楚些……”

“我立刻再去拿！”赫连铮一捋袖子就向外走。

“别。”宗宸一把拉住他，“你做得对，晋思羽将来一定还会去查看蛊罐，留在那里比拿出来作用大。”

“那便拜托你了。”赫连铮双手抱拳，诚挚地道，“只要先生能找出解药，草原上下，俱感念先生大德。”

“别这么文绉绉的，我不习惯。”宗宸失笑，“这本就是应当做的。”

“说到应当，”赫连铮突然嘻嘻一笑，凑过脑袋道，“我一直不明白，以先生这般出身人才，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甘为知微驱策，和她的身世有关吗？”

宗宸默然半晌，道：“知微和大王你说过她的身世吗？”

“没有。”赫连铮摇头，“不过知微很多事也未曾特意去瞒我，当初帝京那事我后来赶到，多少还是知道的。”

“既然如此，”宗宸这次说话更慢，字斟句酌，“大王还是和知微走得极近，不怕草原将来受到牵连吗？”

“什么牵连？”赫连铮哈哈一笑，“呼卓部桀骜不驯，看谁顺眼就是谁，谁规定天下谁家？谁必须忠于谁？赫连铮发过誓，赫连铮的草原，永远是他的大妃的，赫连铮的心，永远只忠于她一人。”

他话语铮铮，金刚石般璀璨刚硬，夕阳洒入，给神情朗然的男子周身镀上一层灿灿金边，让他整个人看起来仿佛是一块巨大的金刚石，不惧红尘磨砺，永绽光辉。

宗宸看着这样的男子，只觉得心潮涌动，知微身边的男人，宁弈恩怨纠缠，南衣心思纯澈，知微的态度虽然看起来始终不涉情爱，但很明显，将来或一笑泯恩仇携手天下，或半生付流水归隐山田，总不外是这两个人。

唯有赫连铮，就现在看来，知微视他如挚友，态度极亲近，唯因这样的亲近，反而分外坦然旷朗，半分旖旎心思也无。

他看似离她最近，连大妃名分都是他的，其实却是最远。

赫连铮是聪明人，他看得出，他自然也明白。

知道，却依旧不争不抢不求，依旧将丹心捧上毫无怨尤，依旧笑得这么透彻开朗，赫连铮的心胸，连同为男子的宗宸，都不禁钦服。

因了这一份心潮涌动，宗宸突然也有了说心里话的欲望。

“我出身于轩辕世家你是知道的。”宗宸微笑道，“早先大成那时候，轩辕、战、燕氏都曾各有一国你自然也明白。”

赫连铮点头，“正是因此我不明白，按说你们该是仇人，大成不是将轩辕灭国了吗？”

“轩辕的末代皇帝是自主逊位。”宗宸道，“我们轩辕中兴之主承庆帝，虽然仅仅在位五年，但励精图治，英明卓绝。但承庆大帝为人淡泊，并不执念于皇权霸业，他一心牵记，唯当年大宛女帝一人而已。承庆五年他驾崩后留下铁训，子孙后代必得世代护佑女帝血脉，违者天诛地灭。对于后世皇权承续，他也多次留训，说他的皇位，原就来自于女帝的相助，将来便是还了给她，也是天经地义，万不可因此迁怒大成皇族血脉。”

“大帝真是心胸广阔。但话虽如此，”赫连铮道，“这么多代过去，又真的被灭国，当真还能遵铁训执行？”

“据说当年五洲五国的帝君，和大成皇后都颇有情分，都留下了子孙世代护佑守望的铁训。但是就如你说的，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老一辈有情分，子孙后代可没有，在那种情形下还要守住那一纸铁训，确实不现实，所以战家后来出了乱子，燕家虽然没有与大成为敌，却也渐

渐淡出不予理睬。只有我们轩辕氏，因为早年承庆大帝有宿疾，一脉传下来，体质都不太佳，因自觉天命不永，便性格淡泊，对医术比对国事更有趣些。”宗宸一笑，“你看，当年不等大成来灭轩辕，轩辕末帝就自动退位了。”

“原来如此。”赫连铮恳切地道，“得你守护，知微之幸。”

“其实付出最多的不是轩辕氏。”宗宸笑一笑，有点歉意的样子，“轩辕氏的个性太淡泊了，六百年来并没有直接参与护持大成血脉，只是一直对大成承诺，在最艰难的时刻，会出面予以护持，所以当年……”

他突然住了口，看看凤知微和顾南衣所在的那个帐篷，眼神里浮现雾气一般的东西。

赫连铮看在眼里，却没有多问，心知能让宗宸这样出身皇族的世家子弟忠心追随，只怕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如今可算解了疑惑也去了一丝不安，当即笑道：“好兄弟，以后一起喝酒。”

“好。”宗宸笑答。

赫连铮离开后，宗宸还没坐下翻上几页书，便听见帐篷外有人用沉凉而优雅的声音道：“宗先生在吗？”

宗宸露出一丝讥诮的笑意——他将帐门半掩，谁都看得清楚，赫连铮大步直入，这个人却非要帐外问一句，果然亲王殿下就是与众不同。

“今儿我这里真热闹。”宗宸一笑，“殿下请。”

宁弈掀帘进来，还是那清雅卓绝的样子，他不喜穿甲胄，大多时候轻衣缓带。有时候宗宸会恶意地想，他是不是存心要让人看起来觉得他和魏知更相配一点？

他的眼光看过去，自然不太友好，好在有涵养，好歹伸手让了座。

宁弈若无其事地坐了，开门见山，“此来打扰先生，实有一事相求。”

“殿下就快富有四海，一介草民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殿下求的。”宗宸一句话立即堵死。

宁弈不动怒，一笑，“我来求先生，给知微一份纯澈的快乐。”

宗宸放下了一直在看的书。

“殿下这话说得奇怪。”他眉宇间怒气淡淡，“知微不欢乐？知微不乐，是我造成的吗？如果知微真的不乐，草民觉得，殿下更应该好好审视自己。”

“我自然是要审视的。”宁弈淡淡道，“只是我没有先生的妙手，再多弥补，还不了清明心境。”

“你这话什么意思？”宗宸眯起眼睛。

“今年在京中，有天无事，读了一本大成皇室秘本，其中提到了一件事。”宁弈手指轻轻叩着案面，“大成开国皇后，早年曾得轩辕承庆大帝之助，封闭了一部分记忆。”

宗宸沉默了，半晌冷笑一声。

“轩辕医术一脉相传，我想这封闭记忆之术，先生一定也有承继。”

“那又如何？”

宁弈不说话了，话说到这个地步，大家都是聪明人，已经无须再多说什么。

很久以后宗宸冷冷道：“抱歉，此事事关重大，我无权替她决定。”

“我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了逃避我欠她的债。”宁弈的声音里竟已带了恳求，“我曾说过，我等她横刀于路，随时予我一击，我不躲，也不逃，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她太苦了，她被仇恨塞满心胸，占据了人生里所有的欢欣喜悦，她因为这恨时刻逼着她自己，勉强做着她以前并不欢喜的事，并且将一直强迫着自己做下去，这太可怕了。”

“那也不过是拜君所赐。”

“还有一个原因，先生请仔细想清楚。”宁弈苦涩一笑，“我不是一个人，楚王沉浮关系了太多人的身家性命，有时候我不想，我的属下会自动替我做，上次那事便是如此。为上位者，有时身不由己。如今眼看她要重回朝廷，以她的赫赫功勋，必将飞黄腾达，如果她还揣着那一怀旧恨出现在朝堂和我针锋相对，我的属下又怎会允许她势力增大？到时候还会出什么事？先生，你可以责我怪我，但是有些事，当真不是我说可以控制便能控制的，一旦事态脱离掌控，恨海造就，到时便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宗宸抿着唇，神色虽然平静，但看得出来，他已经将宁弈的话听了进去。

“我不想凤夫人的事发生第二次，”宁弈轻轻道，“正如你，也不想，是吗？”

宗宸沉默着，虽然分属敌对，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宁弈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封闭掉关于凤夫人的那段仇恨记忆，对凤知微利大于弊。

他本性淡泊，一心维持的也就是凤知微的性命，皇权霸业，在他看来如过眼云烟，当初要不是凤夫人一力坚持要把凤知微推上那条路，他早就带走凤家三口，随便在哪里逍遥度日，那会比现在的凤知微要幸福得多。

想起顾南衣一次次说，希望她忘记，一次次说，凤知微不快乐。

宗宸沉吟着，一段对话，突然闪进脑海——

“先生，你看，做个失忆的人，其实有很多方便。”

“相比于失忆，我更愿意选择性忘记。”

宗宸突然站了起来。

宁弈抬头看着他，眼神中闪着希冀。

“我答应你，封掉她那一部分记忆。”宗宸道，“先祖曾经说过，当年施展这术，曾令他痛彻心扉。如今但望这次我施展，不会令我同样疼痛。”

“你我只愿她活得舒心些，又怎么会痛？”

“殿下请随我来，小顾不在，她还没醒，正好施术。”宗宸面无表情地道，“我知道你也是个多疑性子，不亲眼看着，断不能信，还怕自己做了第二个晋思羽。”

“今日才发觉先生词锋竟也如此之利。”宁弈不以为忤，起身随他去了凤知微帐中。

凤知微依旧在沉睡，这是宗宸的意思，睡眠最能修补人的内在损伤。凤知微身陷敌营两个多月，看似备受宠爱，其实心力损耗极大。晋思羽无时无地不在试探考验，令她连睡觉都得睁着眼睛，要不是宗宸及时赶到，便是这样长期消耗也能耗死她。

宁弈坐在凤知微身边，轻轻抚着她的发。宗宸准备着金针，突然道：“她失去的那段记忆，要如何弥补？我不可能封去她之前所有的记忆，关于凤夫人和凤皓，我该如何

解释？”

“事情还是那个事情，不然很多事无法解释，反而引她生疑，只是出事的原因……”宁弈没有说下去，半晌道，“金钥卫近期我又交还了陛下。”

“把她心中的凶手换成皇帝？那又有何区别？仇恨仍在。”

“有区别。”宁弈淡淡道，“不是我，她便不会那么痛苦。”

“殿下真是自信。”宗宸讥诮一笑。

宁弈轻轻一叹，“先生，你觉得我自私也好，怯懦也好，由得你，但你记住，我从未畏惧过她和我生死相搏，我只是不愿而已。我欠她的，我愿用我的一切弥补。我想你也不愿她一生沉溺于仇恨，而错失人生里本该有的幸福。”

“殿下就这么肯定，她需要的幸福，只有你能给？”

“不。”宁弈的回答让宗宸怔了怔。

“我只是想让她有个坦然面对内心的机会。”宁弈淡淡道，“你们都知道此事内情，以后的日子，你们请看着，我若还有对不起她之处，你们自然不会旁观。记忆可以封，自然也可以解，不是吗？”

宗宸笑一声，道：“你知道就好。”

他拿了针囊坐了过来，突然道：“提醒殿下，虽然你對自己自信，但是姑娘这个人，谁也不敢说自信能摆布她。人的记忆是有残留的，有些令人深恶痛绝的事，事情忘记了，感觉依旧存在，以至于下次遇见，还会直觉地逃避。将来姑娘就算封掉了这一段记忆，但是否昔日情感就能如殿下想的那样，如愿以偿地回来，在下可不保证。”

“那也无妨。”宁弈用近乎叹息的声音轻轻道，“那便从头开始，追回你。”

“也算走过天盛很多地方，连大越都去过了。”凤知微站在山坡上，和华琼懒懒地看天际云卷云舒，“还是觉得草原最好。”

华琼笑而不语，她在浦园里被关了两个多月。晋思羽当初命人假扮受刑的她，带凤知微去探看，试图逼凤知微出手去救，凤知微却没有上当。其实当时他们去暗牢的时候，华琼就在隔壁，他们进的左边石狮子的门，华琼在右边狮子下的地牢，和那假华琼的地牢一墙之隔，留了一个洞眼给华琼观看。晋思羽心思深沉，不仅要试探凤知微，也要试探华琼，只要当时华琼看不得有人假冒她来骗凤知微，忍不住出声，晋思羽也就掌握了一切。

偏偏凤知微和华琼都坚毅非凡，两个人一个不为假华琼受酷刑所动，另一个坚信凤知微能够看得出来不需要自己多嘴，晋思羽的如意算盘落空。

这也是来自于两人之间深切的了解——凤知微清楚华琼，如果那个被剥皮的真是她，以她的性子，绝不会做出悲愤之态，更不会表示牺牲和成全来刺激她，她会沉默，会试图和她暗中交流，不给人任何可乘之机。

晋思羽对人心的揣摩也算上乘，阴暗光线下假华琼确实演得很像，可惜，扮演得太过了。

或者说，华琼这样的女子，本就不是谁都可以扮演的。

两个多月的关押，晋思羽几次将华琼提出去讯问，也用过一些刑，刑具一放华琼就招，招出来的东拉西扯，去查证完全是白费力气。晋思羽下令用刑，一用她就昏，昏得轻松巧妙，晋思羽也无可奈何，杀觉得浪费，不杀觉得恼恨，最后关在地牢不闻不问。华琼好吃好睡不操心，还比在上面殚精竭虑的凤知微胖了一圈。

华琼从没对任何人说过那两个月她是如何过来的，凤知微却从她身上那些无处不在的细碎伤痕，看出她受了不少苦。然而那些来自肉体的磨难，并没能让这明朗骄傲的女子精神受挫，她只是因此沉静了些，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带有淡淡的沧桑，反而更添几分明丽。

血火淬炼出的不凡女子，此刻终于百炼成神兵，那样的光华退却原先的咄咄逼人之气，温存博大，令人心折。

“喜欢草原，就留在这里吧。”华琼笑得随意。

凤知微苦笑了一下。

“君命不可违，既然已经以魏知的身份回来，天盛帝下的旨，怎么能抗旨不遵？”

“我也跟你去帝京花花世界走一遭。”华琼咬着草根，“陛下也下了旨，升了我参将，回京领旨述职之后，便要到吏部和兵部领个缺去了。”

华琼的女子身份，从来没有对外掩藏过，有火凤女帅在前，升华琼参将也不算什么，据说现在帝京已经有传言，华琼必将成为火凤第二了。

“你是打算在京领个闲散虚衔，还是出京驻马边疆？”凤知微问她，“你一介女子，还是领个虚衔的好。”

“我已经向朝廷递了折子，恳请去闽南将军麾下任职。”

凤知微一震，华琼已经站了起来，对着高远蓝天伸了个懒腰，笑道：“知微，以前我活了那么多年，虽然也恣意快活，但心里时时总觉得缺了一块，却又不知道缺的是什么。这些日子我跟着你从军草原，突然便明白了，原来我天生就该做个兵，我天生爱颠簸的战马，爱极速奔驰，爱夜色里长刀劈落反射月光和血光的美，爱暮色下休憩的战营吹起的雄浑苍凉的号角，我缺掉的这一块，在战场上得以补全。这是我一生的宿命所在，到此时我再不能丢开它。”

她振臂向天，高呼道：“我做定了兵，一生！”

她的背影刻在金黄色的夕阳里，剪影分明。

凤知微不再说话，仰头看着那女子昂扬的背影，眼睛湿润晶亮，良久一笑。

“我还有个想法——”华琼吼完，兴致勃勃凑到她身边，“当年你娘的火凤军，是一支娘子军，早先就发源于闽南，和西凉殷志谅一战发展到巅峰。殷志谅被打退后，你娘被夺权回京，火凤军就地解散，那些女子虽说大部分应该都已嫁人生子，但也一定有很多眷念旧主怀念戎马生涯的。你要知道，当惯了兵的人，回归平凡人未必就能习惯，一定有很多人还期盼着提枪上马再续铁血前传，这些久战沙场的老兵，十分宝贵，我想着去闽南，将这些人重新聚拢起来。”

凤知微盯着她，半晌缓缓道：“你要慎重。”